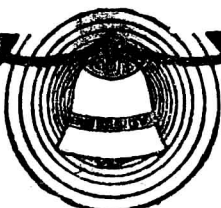


門的着関

著 耶 尼 列 利 亨
譯 居 萬 李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滬一版

關着的門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三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enri de Regnier

譯者 李萬居

發行人 吳乘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49)

譯者的話

一八八五年浪漫派巨子雨果 (V. Hugo) 死後不久，法國文壇發生一種新的

運動：這種運動即高蹈派 (École parnassienne) 中的幾位作家馬拉梅 (Stéphane

Mallarmé)，魏爾侖 (P. Verlaine) 等脫離了該派，而獨樹一幟，創立象徵派的

運動。那時候正是亨利·列尼耶 (Henri de Régnier) 剛滿二十歲，開始發表他的文

學作品的時期。列尼耶氏以一八六四年十二月生於法國西北部雍佛列 (Honfleur)

地方，小時便來巴黎，起初在斯達尼斯拉中學肄業，後來專攻法律。但他很早就

薰陶於文學的環境裏，因時常與馬拉梅輩相往還，所以受象徵派的影響甚深：如

馬拉梅，里爾 (Charles Leconte de Lisle)，迪也爾 (Léon Dierx)，魏爾侖，琿

里耶 (Villiers de L'Isle-Adam) 均爲他生平最服膺的人，後來他卒成爲象徵派的

巨擘。他不僅是法蘭西現代的大詩人，而且是個很著名的小說家。他被選爲法蘭

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會員是一九一一年的事。他的詩，小說，戲劇和文藝論文集有三十種以上；他已達七十高齡，然仍寫作不倦，現在還時常有作品發表。我國文藝界對於這位偉大的作家迄今似乎還沒有人介紹過。

耶洛 (Ernest Hello, 1828-1885) 是個哲學家兼小說家，他的作品充滿着懷疑，冷酷，諷刺和神祕的色彩；所以法國人稱他做神祕的著作家。他的文藝作品不多，但用筆却非常深刻。拉賽爾 (H. Lasserre) 曾這樣批評他的作品：『試一讀莫里哀或普洛特 (Plaute) 所描寫的守財奴，便覺得他們兩人好像小孩一般，因為他們所描寫的守財奴，只是粉壁上的一個影像，至於耶洛所描寫的守財奴則確實是個活生生的守財奴，繪聲繪色，無論舉止動作無一不逼真畢肖……』。

這幾句話並非過分的稱讚，凡讀過耶洛的作品的人大概都會有這樣的同感吧。按法國文壇自波多萊介紹美國 Edgar Poe 的作品之後，曾有一個時期（一八五六——一八六五）流行着一種世人稱為「架空小說」(Conte fantastique)；耶洛

就是屬於這一派的。

瑋里耶和普勒夫斯特 (M. Prevost)，國內已有人介紹過，這裏恕不多贅。

這幾篇小說，大半是幾年前旅居巴黎時的譯作，現特編集問世，如蒙方家指正，竭誠歡迎。

中華民國廿四年六月中旬譯者識於首都旅次

目次

譯者的話

關着的門

列尼耶

大理石女子

列尼耶

決絕

列尼耶

噴水泉

列尼耶

山中之夜

列尼耶

威爾幾妮與保羅

瑞里耶

兩個不相識的人

洛耶

奶子

普勒夫斯特

關着的門
(La porte fermée)

Henri de Régnier 作

我一到那地方，他倆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呢，由於他那快老的人還保存着的威風凜凜的神情；她呢，由於她那優雅，嬌弱而憔悴的風韻。他倆成了這旅館裏面「耐人尋味」的一對。在秋天，這所位置在奧國邊境加爾達湖的里華小驛站的旅館，遊客是很少的，但我却正因為這裏的寂靜而想留住幾時。

在我的生涯的這個時期裏，我爲了一個被環境所阻撓的不幸的愛情，弄得極其鬱悶。因着一些我現在不願多講的理由，我不得不拋棄我所愛的女人。這種被嚴重的義務所逼迫成的犧牲，使我非常痛苦，於是，我去意大利旅行，想藉此減輕我的苦楚。我便是在這種精神狀態裏，游完了加爾達湖的。壯麗的風光使我自己稍稍排解了一點，而位置在峻峭的岩壁下面，湖的最狹窄處的里華，這間差不多荒涼無人的大旅館和它那伸出在湖面的平台上的花園等等，使我決定在那兒作

幾星期的勾留。

我的苦惱雖是達到頂點，但是，像我剛才所講的那樣，我一到那地方，便和普通人一樣注意到這對發生問題的夫婦。他們竟還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使我跑到旅館的眼房裏去打聽這兩個遊客的姓名。打聽的結果，除開知道他們是法蘭西人叫做都爾蘭質先生和都爾蘭質太太之外，也就沒有得到別的什麼了不得的消息。都爾蘭質先生是個五十歲上下的人，體強肩闊。他有堅實的頭腦，剛毅的臉孔，和灰白的鬚鬚。他的女人，姿勢優雅，風度高貴，有着一副嬌豔的臉龐，一雙脈脈含愁的美麗眼睛，她的一切舉止，都有着一種難於言說的脆弱，厭倦和恐懼的氣分。把這柔弱而膽怯的人和年紀雖老而還現得異常頑健的都爾蘭質先生對照起來，那情形是很動人的。並且都爾蘭質先生使我起了疑惑。他的面部的輪廓，我似乎是曾經見過的。我究竟在什麼地方看過這張臉孔呢？

每次遇着都爾蘭質先生時，我便這樣尋思着，而碰見都爾蘭質先生的機會是

很多的，或在旅館的走廊裏，或在庭園裏。都爾蘭賓夫婦每天大部份的時間是在庭園裏度過的，他們坐在俯臨湖面的平台上的一張凳子上面。都爾蘭賓夫人在做着什麼工作，都爾蘭賓先生則靜默地吸着烟。有時候我看見他突然站起來，很快的走入庭園的樹蔭深處。好幾次我碰見都爾蘭賓先生在孤零零的散步着。他低着頭，把兩手反放在背後走着，好像一個人正沉浸在一種激烈的煩憂裏面一樣。有一天我甚至在一條小路的轉灣處，出其不意的遇見他用着一種稀有的熱忱，在高聲自語着。

在四點鐘喝茶的時候，每天我都在旅館的大廳裏看見都爾蘭賓夫婦，老是坐在離門不遠的那兩個老位子上，這扇門好像使都爾蘭賓先生很感興趣似的。到將近六點鐘的辰光，門開了；門房拿着郵件進來，把一束報紙放在都爾蘭賓先生面前，而他便連忙攪在手裏。他是怎樣疾忙地撕掉封條並展開那篇幅闊大的印刷物啊！……當他很快的看着報的時候，他的女人便留心地凝視着他。有時候都爾蘭

質先生遞過一張報紙給她，並用指頭指出幾行新聞給她看。這對夫婦使我驚異，當我每次看見這情形的時候。這位對於時事關心到這樣程度的都爾蘭質先生到底是誰呢？難道世界上真有一些人除去對於失掉了的幸福的想念之外，一切都不是與他無關的嗎！

然而，在里華的勾留漸漸使我厭煩了，我決定再繼續我的旅行。在出發的前一天，我租了一隻小船，在湖中過了一部份時間。我覺得權聲似乎緩和了我的苦痛和懊惱。我直到喝茶的時候才回旅館，當我踏進大客廳的當兒，那門丁正把一束報紙交給都爾蘭質先生。他才展開一張，祇看了幾個字，我便看見他的顏色突然變成蒼白。他的兩手顫動着。一種激烈的情緒把他完全擾亂了。驟然間，他站起身出去了，都爾蘭質夫人跟在他後面。報紙留在桌子上面。我走近去。這是一份「政治新聞」。第一頁上面用大號字的標題，記載着議會裏一場紛擾的開會的情形。外交總長演說了一場，結果是使得內閣倒了。一些對外的難題釀成了這開

潮，也就是一個影響到全國的政潮。

都爾蘭質夫婦都沒有出來吃晚飯。我把飯吃完了，便去湖濱吸一支紙烟。夜間的天氣是溫暖而柔和的，我在那兒聽了好久蕩漾的波聲，並瞧着一輪黃色的滿月徐徐從地平線上升起。我的紙烟吸完了，便向旅館走回。大客廳裏有兩個當天早晨才到的英國人，在喝着「威士忌」酒。我沒有驚醒那正在打盹的門丁，扒上了寬闊的樓梯，沿着那條從都爾蘭質夫婦的住室前面經過，直通到我的臥房的過道走去。當我走近他們的住室時，便隱約聽見一些激越的不常聽見的語聲。我停了脚，側耳細聽。這是都爾蘭質先生的聲音，但他的聲音變了，變得粗大了。靜寂的空間充滿了這聲音的回響。這是一種演說家的，雄辯家的，雄壯，老練，爲着激動羣衆而發的聲音。我可以向你斷言：在這荒涼而無人的客棧裏，這樣，從這關着的門外聽見這種聲音，確是奇怪的事情。

下面就是這聲音所講的：

「啊！那些可憐蟲，他們竟不知道他們幹的是什麼事。這班人裏面，竟沒有一個人顧慮到祖國的命運！他們爲着他們目前的微之又微的利益，犧牲了一切。難道他們竟不知道未來是要用那無情的天秤來秤量他們的行爲嗎？難道他們裏面竟沒有一個人肯把他們的行爲向他們自己告發，並使他們顧到廉恥嗎？啊！假使我在那兒，我會把他們所奔赴的恥辱的深淵指給他們看，他們會採納我的話，因爲從前大家是聽我的話的呀。但是，現在，完了。我用我的手勒死了自己。我的生命之門是永遠關閉了。並且現在誰還會想起我，想起朗維耶，想起摩理斯，朗維耶呢！啊！可慘啊！可慘啊！……」

粗暴的一拳，撞在一件傢具上，這傢具馬上「嘩喇喇」地倒下了，同時我還聽到一個婦人的嗚咽欲絕的噎聲。

摩理斯·朗維耶！突然我明白了。摩理斯·朗維耶！這相隔二十年的機關，又浮上了我的腦中。我記起了我小時聽着人家談論的和這一宗著名的醜事有關的

名字。朗維耶，便是那燦爛的前途忽然沉沒在一個無可救藥的失敗中的政治家。朗維耶，他原是一個巧練而有權威的演說家，他是國會裏面一個重要的派別的領袖，他是曾經有過他的光榮時代的，那曇花一現的光榮時代。並且我還想起了那時情勢的嚴重，外國人的猛烈的威脅，國家的混亂，和受着朗維耶的熱烈的言詞所激勵，在一種燦爛的愛國運動中，重新集議的，一次值得紀念的國會的開會。後來，在那勝利的第二天，當衆人的希望都歸向那似乎被目爲「時代的主人」的當兒，朗維耶突告匿跡，我想起了他那奇怪的失蹤，祕密的逃遁。朗維耶拋棄了一切：家庭，責任，祖國，而挾了一個他所愛的，但不能結婚的少女走了，爲了她，他憑着愛情犧牲了名譽和光榮。

我在門後所聽到的就是這位變名爲都爾蘭質先生的摩里斯·朗維耶，他在懷想起他過去的生涯，他那演說家的權威，同時並在懊悔着以前在一個熱情的瞬間做下的那無意思的犧牲。於是不禁淒然想着現刻在兩重靜默中默無一言的這婦

人，剛才發出來的那一個嗚咽的噎聲。她付了多少的痛苦和怎樣的內疚，來換那一時被愛的陶醉呢？啊！可憐的人們！當他們把那著名的豔事隱在一個假名之下，過着這樣飄泊和被放逐的生活的時候，他們的愛情還給他們留下了什麼呢！這是怎樣的命運啊，每天報紙送到的時候，圍坐在一家普通旅館裏的一張茶桌旁，在里華這塊偏僻地方，他們組成了一對「耐人尋味的夫婦」，人家從這兒經過時，都帶着他們那憂鬱的影像走了。

假如大客廳裏那兩個英國人回房去的時候，沒有喚醒我現在已是回房睡覺的時候了，我還會很久的站在他們關着的門前冥想呢。因為我第二天清早就得動身，是應當早點去睡的。

大理石女子 (La femme de marbre)

Henri de Régnier 作

我賭誓說，在碰到姬麗達，特爾·洛科 (Giulietta del Rocco) 的時候，我很少想看她裸着身體。

這是在一個夠美麗的夏季午後，雖然天空的澄澈沒有完全像某幾天晴到幾乎變成莊嚴的樣子。空中沒有片雲，但是一縷枯燥的蒸氣濛混了日光。沒有暴風雨朕兆的暑氣是沈悶的。因此，在郊外散步了好久以後，我便感覺倦怠了。

然而我仍繼續跑着。地勢是凸起的嶺坡。雖是疲倦，我依然決定穿過那條通到洛科 (Rocco) 的高原的農村的曲徑，由這兒可以眺望一片曠野和莫特朗 (Motterone) 那些紆曲的池沼。那邊有座松林。空氣比較低原新鮮得多。我想躺在樹陰之下一直休憩到黃昏，以便由涼爽和已幽閑的道路進城。在農村我找得到一碗牛奶，幾顆橄欖和一簇葡萄，以供晚餐。

爲得要走捷徑，我應當從柏爾那都 (Bernarde) 老人的葡萄園經過。我一計算，已經五年以上沒有看見這位誠實的人了；在這五年，工作的熱心把我關閉在我的家裏。我的娛樂興趣，偷懶的習慣，乃至食欲一切都被這意外的魔力所制服了。往時我是那麼嗜好肴饌和果子，現在呢，一次都沒有坐到桌上去過。站着吃一片麵包，匆忙中喝一杯葡萄酒，這就是我一切的營養糧食。這兒要來敘述以前爲得要看柏爾那都老人牽着他的驢子從草場 (Plaine aux Herbes) 的角落跑出來，而我曾伺候過他的故事。

柏爾那都揮起他那粗大的棘棍打在驢子的灰色臀部上，堅硬的驢蹄步着坦平的石板。我聽見嬌小的姬麗達在笑着，柏爾那都爲得帶她一同上菜市場去，把她安放在籃子圍繞的中間，這位小姑娘手中拿着由漠特朗河邊採來的菖蒲根，轉身看着她的祖父咕嚕咕嚕在咀咒着和驢子屁股「嗶爆」地在發嚮。柏爾那都照例爲我帶些果子和青菜來，並且替我留下的，比較他要拿去菜市場上出賣的東西還要

好。

這位高傲而嚴肅的老人故意表現出使我注目的傲氣，可是，自從那天我不留心驢步的聲音，又不來籃中選擇我所喜歡的東西以來，他那「園藝家」的氣概便受了傷創，以後他自己便漸漸地放棄他的職務了。從此我就沒有看見他，而且我永遠不會再看到他了，因為他老了，他的年紀一年一年變成衰老，而且狡詐。

像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蟄居在我的家裏的那幾年，叨天庇佑，使我得到了意外的效果。在這個時期，柏爾那都老人的田地獲得了非常豐盛的收成，而我的收成，雖是另一種穀子，然却與他的同樣的高貴，諸君應當知道在這五年間，我已由畫徒而成爲藝術大家了。

我確實對這迅速的進步和成功，覺得非常快樂和非常驚異。現在我應當使我的技能與這樣榮譽相稱，平時我應當用自己眼光來加以批判，爲什麼呢？因爲人的最真摯的義務不是被他人強迫的，而是由自己的內心出發的。